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听懂
另一半

Deborah Tannen

[美] 黛博拉·泰南 著 吴筱 译

英国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倾情推荐
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8个月
被译为31种语言的两性研究经典

上海文化出版社



听懂另一半

从沟通差异到弦外之音

[美]黛博拉·泰南 著
吴筱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听懂另一半：从沟通差异到弦外之音

作者：[美]黛博拉·泰南

译者：吴筱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
酌水知源

致谢

我特别感谢我那些慷慨的同事。感谢他们阅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并提供了意见和建议，让我能够对它做出改进。我感谢A. L. 贝克尔、佩内洛普·埃克特、拉尔夫·法索德、迈克尔·盖斯、卡尔·戈尔茨坦、罗宾·莱科夫、尼尔·诺里克、苏珊·菲力普斯、纳奥米·泰南、巴里·索恩以及大卫·怀斯，感谢他们奉献的时间和精力。

我对罗宾·莱科夫的感激之情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作为语言学研究中语言与性别方向的先驱，她为我和一代学者提供了一个起点。她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从此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探索之径。她1973年的语言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日后成为一名语言学家的契机，也使我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训练基地。在这里，她是我的老师之一。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慷慨的支持者，是一位在追求理论研究的同时不忽视其实际意义的模范学者。

我对拉尔夫·法索德的感激之情也颇为深远。他始终给予我宝贵的智力支持和挑战，就我的研究与我进行对话，并从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启发性的观点、事例，与我分享资料，以及提供无价的信息技术服务。乔治城大学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位完美的同事和朋友，我心存感激。

同样在乔治城，我还要感谢语言及语言学学院院长詹姆斯·阿拉提斯、我在社会语言学项目中的同事们，以及那些为我正在构思中的想法做听众并提供了帮助的学生。还有其他许多人在各种重要方面给予了我帮助，这些方面包括阅读和评论书稿的某些部分，从他们自身的经验中举例，或与我讨论想法。虽然我将他们列在一起，但他们每个人的贡献都应得到我单独的敬意：凯瑟琳·阿布拉莫维茨、史蒂夫·巴里什、尼科·贝斯尼尔、汤姆·布拉扎蒂斯、布鲁斯·布里格汉姆、玛乔丽·布里格汉姆、佩内洛普·布朗、乔斯林·伯顿、卡罗琳·塞尔斯-穆尔西亚、安德鲁·

科恩、布朗温·戴维斯、班比·埃文斯-默里、保罗·弗雷德里希、艾伦·弗贝克、吉姆·加洛法洛、约翰·戈德史密斯、保罗·戈尔茨坦、玛乔丽·哈内斯·古德温、约翰·瓜纳斯切利、安妮·霍金森、雷·海斯、保罗·霍珀、黛博拉·詹姆斯、克里斯蒂娜·卡卡瓦、朱迪思·卡茨-施瓦茨、卡罗琳·金尼、马克·科胡特、海伦·科茨尼斯、艾迪·马科夫斯基、约瑟夫·马海、艾伦·马克斯、瑞秋·迈洛维茨、苏西·娜帕、米莉恩·纳斯塔斯、曼达纳·纳维德-大不里士、丽贝卡·珀克斯、莫莉·彼得森、普阿帕·波纳法拉、丹尼斯·普雷斯頓、露西·雷、丹·里德、查克·理查森、西莉亚·罗伯茨、乔安娜·罗宾、艾利芙·罗森菲尔德、辛西娅·罗伊、帕梅拉·桑德斯、黛博拉·希夫林、盖尔·施里克、汤姆·施里克、艾米·谢尔顿、温迪·史密斯、宋庆淑、卡罗拉·斯彭格尔、贾娜·斯塔顿、多萝西·泰南、伊莱·泰南、加里·韦弗、鲍勃·韦伯、山田悦子和山田阳。我感谢布鲁斯·多瓦尔给我这个机会来分析他录制的展现朋友间谈话的录像带和文字记录，并允许我使用其中的摘录。我也感谢苏珊娜·格鲁克，作为一位代理人，她身上有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全部品质，甚至不止于此。我还要感谢威廉·莫洛出版社的全体职员，尤其是我的编辑玛丽亚·瓜纳斯切利。她从一开始就对这本书寄予坚定的信心，并为其慷慨地付出了无限的热情和精力。

我也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前言

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一系列对话组成。分析日常对话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一直是我作为一名社会语言学家的职业生涯之重点。在这本书中，我倾听的是女性和男性的声音。我将解析那些困扰着我们关系的看似毫无意义的误解，并展现出即使在没有明显误解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也可能对同一段对话产生不同解读的事实。我解释了为什么真诚的交流意图常常会遭到歪曲，以及我们如何预防或减轻由此产生的一些挫败感。

我此前的一本书《我不是那个意思！》（*That's Not What I Meant!*）展现了人们不同的会话风格。因此，当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不同族裔或不同阶级背景的人们交谈时，他们的话很可能无法完全被听者按原意理解。然而，虽然很多人会与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族裔的人共同生活，但我们不一定会选择这样的生活。社会期望我们与异性组成家庭，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有投入一辈子，也投入了生命中的大段时间。尽管我们中许多人（虽然越来越少）在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无须与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对象产生密切接触，但就算是那些在生活中没有伴侣，或主要与同性保持感情关系的人，也无法避免与异性展开密切的接触，无论是作为朋友、亲戚还是同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共有十章，其中有一章讨论了沟通方式中的性别差异。但在我收到的采访、文章和讲座邀请中，90%都希望我主要讲讲只占书中10%的内容——关于男女差异的那一章。每个人都想了解更多有关性别与会话风格的知识。

我也想要探寻更多。事实上，我之所以决定成为一名语言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宾·莱科夫教授的一门课程，这门课集中体现了她对性别与语言的研究成果。我第一项主要的语言学研究的內容就是间接表

达中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而且我对其他人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比较熟悉。不过，我一直身处性别研究的外围，并没有跳进它的核心圈子，部分原因是这个领域内的争议太大。

我每次写到或谈论男女沟通方式的差异时，就会火花四溅。大多数人会惊呼，认为我说的是真的，并会解释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他们了解到，他们的烦恼其实很常见，而他们自己、伴侣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时，他们都会松一口气。他们曾将伴侣的沟通方式归咎为个人的缺点，现在，他们可以将其重新定位为另一种沟通体系的体现。而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多年来一直受到伴侣的诟病，如今也可以得到维护和正名，被认为是合乎逻辑且合理的。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都发现，我对沟通方式中性别差异的解释为他们的自身经历提供了解释，他们也渴望提供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但有些人一听到关于性别的论调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一些人仅仅听到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论断就会感到愤怒。这种反应可能来自女性，也可能来自男性。

在有些男性听来，关于女性与男性的任何言论，只要发自女性之口，就都成了一种指责——仿佛她们是在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放弃了讲道理，只会抱怨说：“你们这些男人啊！”他们觉得，哪怕自己没有遭到诋毁，仅仅成为旁人谈论的对象，就是被物化了。

然而，会对关于两性的言论感到愤愤不平的不仅是男性。一些女性担心，任何有关性别差异的论断都在暗示女性是不同的——不同于男性制定的标准。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男性被看作是规范的，女性被看作是偏离规范的。而从“不同”到“更糟”只是很短的一步，也许还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此外，如果证据显示，女性和男性的风格是不同的，需要改变的通常是女性。我在对我研究工作收到的反馈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记录了一对夫妇在车里进行的一段对话。妻子问：“你想停下来喝一杯吗？”丈夫诚实地答道：“不用。”于是他们就没有停下。后来，在得知妻子本想停下来喝一杯，却因为自己没眼力见儿而气恼时，他感到很沮丧。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直说她想要什么？她为什么要和我玩游戏？”我解释说，那位妻子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她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因为她的偏好没有得到考虑。在她看来，她对丈夫的愿望表示了关心，而他却没有对她的愿望表现出丝毫在意。

我的分析强调的是，这个例子中的丈夫和妻子有着不同但同样有效

的沟通方式，而《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上的一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编辑的稿件中，这一点遗失了。我的建议变成了：“这位女士应当领悟的是，当丈夫回答‘是’或者‘不是’时，他并不是提出了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我在原文里写的是“为理解哪里出了问题，这位男士必须明白的是，当她问他想要什么时，她不是在询问一个信息问题，而是在开启一场协调双方愿望的谈判。而这位女士应当领悟的是……”，而《星报》的这位编辑删除了这部分文字。

这位编辑挥舞熟练的编辑之刀，把我关于女性和男性都应该做出调整的主张，扭曲为女性必须单方面做出努力以理解男性的观点。告诉女性应该“领悟”的只有她们，暗示着男性的方式是正确的，而女性的方式是错误的。这个编辑过的版本被重印上了教科书，于是错误扩增了。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我们往往会将他人视为群体的代表。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世界的模式才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无法预测相关人和事的许多信息，不能确信自己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我们就将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事的冲击。然而，这种能发觉相似模式的天生能力虽然有用，却也有不幸的后果。将一个个体纳入一种类别具有冒犯性，也具有误导性。将女性和男性归纳为两种类别可能会强化这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m）^①。

在捕捉相似性时，我们会进行一般化的概括，这种概括模糊了差异性。每个人都是由数不清的因素塑造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宗教、阶级、种族、年龄、职业、他们及其亲人居住的地理区域，以及其他许多群体身份——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的个性与偏好交织。人们倾向于用一个或几个类别来概括他人，例如“南方美人”“纽约犹太知识分子”“波士顿婆罗门”^②或“脾气火爆的意大利人”。尽管这些类别或许可以预测其描述的对象某些行为，但这些词语遗漏的关于这些人的信息远远多过其能捕捉到的。在无数个方面，每个人都与他人截然不同，哪怕是来自相同类别的他人。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但我还是加入了日趋增长的有关性别和语言的讨论中，因为忽视差异的风险实际上大于指出差异的风险。把这么大的东西扫到地毯下面并不能让它消失，它只会在你大胆冒险穿过房间时绊倒你，让你摔个狗啃泥。否认真正的差异只会让这个男女关系正在历经转变与重组的时代中已经普遍存在的混乱情形恶化。

假装女性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做法伤害了女性，因为社会对待她们的方式是建立在男性标准上的。这也伤害了一部分男性，他们用和男性沟通的方式与女性对话时，心中怀有的是良好的意愿。然而，他们的话语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听懂另一半》黛博拉·泰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92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